

广灵秧歌的罡风吹到江南

□ 崔莉英

广灵秧歌的罡风吹到了水乡江南，大约是在多雨的秋季。最妙的是，我刚好路过，你刚好开场。伴随着干裂、火爆的锣鼓镗和铙钹的敲打声，戏开场了。开场的锣鼓声像是带着北方人火爆脾气那样的脆响，在水乡周庄丝丝缕缕的细雨中，似乎飘过一缕晋北夜面的清香。

唱戏靠腔，那腔绝对是纯正的老腔老调，青衣的声音粗犷、质朴，花脸唱的是天罡调，声音刚劲、直爽，那秧歌的戏声绝不似昆曲的细腻委婉，更不似椰子的慷慨激越，那声音似乎是不加修饰的粗粝，沙哑沧桑中带着岁月的痕迹。青衣翻高的尾音处似乎还有一点儿杜鹃啼血般的悲戚，这调性与江南水乡的柔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也是那么地妥帖。

周庄老街的石板路上，濛濛细雨中，身形苗条的水乡姑娘顶着油纸伞款款前行，光影交织的河道里，小桥流水的水面上，有乌篷船缓缓驶过，路过街边店中不时有吴浓软语的江南小调传出，那气质是江南的，但南来北往的人们并不觉得周庄老戏台上传来粗砺的戏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因为那是属于戏曲百戏的舞台，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南腔北调韵味各异的戏曲。

这戏声也引起街头游逛人们的兴致，寻声走进周庄古戏台去看夜戏。戏台别致优雅，院子里廊下均是看台，院子中央摆放着桌椅，游客可点茶，边看边品。戏台上唱的是来自北方广灵的大秧歌，戏是传统戏《乌玉带》中的一个选段，台上的艺人步态轻稳，唱念做打都是老做派，行不露足，笑不露齿。音乐属板腔体时，一大段唱腔如行云流水，让观众听得过瘾，音乐属于训调时，却又是腔高调

喧，高亢直劲，原汁原味，把座下观众听呆了。再细看唱戏人虽然是脸头珠翠、彩衣华服，却难掩满脸皱纹，当是人戏俱老，有一种台上美人迟暮的凄凉感。戏台两旁的文武场，都是传统的配置，没有一件现代电声音乐器，那板打得一板一眼，一丝不苟，那文场的竹丝器乐拉得如泣如诉，婉转空灵。或许现代人听惯了电声器乐配置的文武场的悠扬，再听听只有传统几大件器乐文武场的伴奏，那该是一种纯粹的戏声，这样原始的文武场带着山野的豪放。打板的老人还是折子戏《雷横磕枷》的主角，花脸的天罡调唱出了草莽英雄的气概。那戏、那乐是与南方的柔软细腻不沾边的粗放，台下有社交媒体人在直播戏曲，并评戏说戏，记录着濒危戏曲剧种与周庄的奇妙缘分。如果说前面场次的昆曲《牡丹亭》，人们听起来是婉约派的红牙板，才子佳人轻唱着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缠绵，而广灵的秧歌让南方人听起来更像是豪放派的“铁板铜琶”，在唱大江东去。

那戏唱罢，剧中人还沉浸在戏中，沉浸在周庄戏台营造出的如梦如幻的感觉中，久久不忍更衣。他们说，这是这个班社走得最远的一次，虽是以濒危剧种展演的形式下江南，但带着使命感的悲壮。只要有戏唱，就证明这个剧种还活着；只要是戏班不散，就得“折腾”出点动静，让剧种活下去。闯荡江南让百戏之乡的昆山人欣赏昆曲之余，聆听到来自遥远北方小城的乡音，延续着这个剧种的生命。

杏花如米小，也同牡丹开。说起来这个班社是有着岁月年份的，那戏箱是陈旧的，那些道具也是老旧的，那些文武场的家伙把式也是一代一代艺人们传下

来的。艺人们虽已到了耄耋之年，但并不服老，八旬的鼓板师和七旬的老青衣台上依旧抖擞精神，越演越老道。那些台上的角儿，他们甚至连剧本上的字都认识不全，但并不影响他们把戏记在肚子里，长在脑子里，他们就是戏，戏就是他们，啥时候描眉打鬓，锣鼓一响，便会粉墨登场扮相优雅地演出。在一代又一代的口传心授中，他们师傅的师傅曾经是广灵秧歌班的角儿，是声震晋北的，跟当时那些大剧种的班社名角儿唱对台戏并不怯场。最让老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民国初年的往事，想当年俺们祖师爷是在河北的大兴园坐园夺园为广灵秧歌挣来名气也挣来戏份的。来自山乡僻壤的广灵秧歌班社凭借着响彻云霄的训调特色和花脸天罡调的刚直撑起广灵秧歌的半壁江山，那秧歌的调性要高过以高腔著称的北路梆子的调，时人称为独眼调，也被称作路炮调。那是一种难以模仿也难以超越的调性，会唱广灵秧歌的那都是身怀绝技的，艺人们走南闯北，还在河北的大兴园这样名满京冀的大戏园子站稳了脚跟。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伶人们，要想红就得过了宣大京口戏迷们的法眼，那大兴园就在河北宣化，艺人们硬是把个名不见经传的广灵秧歌唱出了名堂，让那个剧种走出了壶流河畔……

如今百年时光已过，他们的徒子徒孙们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下江南，在百戏之乡的昆山让人们在转角看到了他们的戏，欣赏到了来自晋北广灵乡音，这些老人们咧嘴笑了，过往所有的苦楚都淡了，路途上所有的舟车劳顿都值了，他们已将暮年时最美的身影留在了戏曲百戏的舞台上。

游塞上古堡得胜堡

□ 王生宝

汽车七拐八弯地在山区公路上盘行。透过车窗，望着那一座座挺立在旷野中的烽火台，仿佛一个个憨实的壮汉在迎接我们的到来。

得胜堡坐落在大同的正北方，距市区40公里。汽车刚驶下公路，便有一座土黄色的城堡映入眼帘。

这座史上赫赫有名的边塞城堡，“堡方二里，高三仞、厚二仞余”，始建于明嘉靖十八年（1538年），时称“绥虏堡”。明万历三十二年扩修后改名为“得胜堡”。当年为抵御日渐强盛的蒙古鞑靼部落的南下侵扰，在堡墙上筑有敌台、女墙、垛口、箭孔等军事设施，并建有五座角楼，由北向南依次建有神武阁、玉皇阁、菩萨阁、城阁。堡内共有南北大街一条，东西小巷六条，大小庙宇72座。同时设有南北两座衙门，南衙为最高行政长官，北衙为最高军事长官，管辖着堡子湾周边的镇边堡、镇川堡、宏赐堡、拒羌堡等。当年这里是战则“南北交锋，烈马嘶鸣”，和则“贡使络绎，商队接踵”。明隆庆五年（1571年），因家族矛盾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投奔明朝，时任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商议对策并上奏明廷，在得胜堡晾马台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妻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同时答应俺答汗通贡互市的要求，在得胜堡设立马市、立盟，开辟了蒙汉民族化干戈为玉帛的局面，从而使长城内外“四十余

年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种”“民老死不识兵革”，明进士郑洛记其事，曾赋诗赞曰：“一尊酒尽乾坤大，万里风清气色开。”

如今，500多年过去了，历经沧桑的得胜堡会是个什么样呢？当我们下车走近得胜堡，只见墙体已剥落，古垛口已突兀，堡门前原有的照壁、月城和堡门上的阁楼已荡然无存，但是看上去，依然透射着往昔的庄重和威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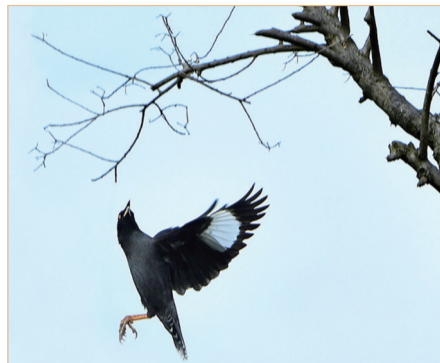
我们首先走进了得胜堡的瓮城。站在瓮城，仰目城门，一幅雕刻精美的砖饰画一下子吸引住了我们的眼球。仔细端详，它是通体用砖块磨接对线平贴在门洞上方的。砖饰呈垂花门庭状，幔下嵌着荷花、菊花、兰花，其下饰有方形的“奔兔弯月”“瑞日祥月”“和合如意”“海晏河清”四组图案，寓意国泰民安、和美安宁。国案下方的墙体里嵌着一块长约四尺、宽约二尺的麻色石匾，匾中央镌刻的“保障”二字，字体撇如匕首、竖似利剑，刚健劲烈。当我们踏着玄武岩车辙遗迹，走进门洞，只见门洞两侧被标语覆盖了的“扩建记事”依稀可辨。走出门洞后回首，镌刻在堡门内侧上的“得胜”二字，立马使我意识到，得胜堡之名也许是由此而来。

走出门洞，进入堡内。顺着一条笔直整洁的大街，向北望去，一眼就看见一座矗立在大街尽头、形如堡门的灰白色

古老建筑。听路边摆摊的当地人说，这是得胜堡内留存的唯一的标志性建筑“玉皇阁”。它平面十字布局，原为四门二阁一台，现台上的两阁已损毁，但坚实的台基依然展示着当年雄宏的气魄。在台基的内部建有精美的四线八坡攒花顶，东西南北四个互通的门洞上方分别有“护国”“保民”“雄藩”“镇朔”的石刻嵌于门楣，彰显着边关重镇保境安民的雄风与担当。

从得胜堡出来，我们决定前往距得胜堡20多公里外的方山永固陵。可一上路，总觉得对得胜堡没有看够，于是停下来，站在一个山岗上，尽情地回望得胜堡一带，眼前的壮观景象不由令人再度赞叹。你看，那雄伟的长城逶迤于峻岭之间，森严的得胜雄关屹立于河道丘峦，马市楼、控军台威武挺拔，市场堡、镇羌堡静守把关，那望不断的烽火亭障，那数不清的城堡雉堞，像一幅巨型浮雕让人流连忘返。你听，似乎那高台楼阁响起了悠扬的钟声和南来北往随风飘荡的驼铃声。此时，我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幕幕“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的繁荣场景。

回望、回味、回想古时边关镇堡曾经经历过的一切，我们感慨，我们庆幸。我们愿各民族永远和睦相处，永远远离战争，永远和衷共济，捍卫来之不易的安宁与和平！



初冬

□ 左世海

最初的寒冷，是从一场霜降开始的，野外打苞结蕾的雏菊，还未了却绽放的心思，一股寒流将她们赶出了晚秋的舞台

河的表情苍白，即便有风也不会泛起情感的涟漪，叶子倒是活跃，以各种飞舞的姿态与枝头作出潇洒的别离

田野逐渐安静，放眼村庄谷黍归仓，土豆入窖，新酿的米酒里，不时飘溢出有关丰收的话题

远山苍茫，暮云低垂，冬的帷幕就这样被一场雪徐徐拉开

浅冬帖

□ 胡巨勇

雁声南去，风自北方来，残荷的倒影，打开水的伤口，写意旷野的遗像，一片苍茫的辽阔里，芦苇愁白了头，落叶渡风，皈依的脚步，喊醒农谚深处的暗语

来不及告别，种子重回泥土，缄默中，麦子返青，油菜抽苔，只有母亲的炊烟依旧不浓不淡，麻雀在屋檐下，用方言说出村庄的故事

踏进冬的门槛，家就越来越近了，看，柿树挑起了红灯笼，为即将返乡游子，照亮回家的路